

独角兽文丛

专案组长

■ 海容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安 专案组长

● 海容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专案组长/海容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185-009-2

I. 专…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722 号

专案组长

海 容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68658767(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36518(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印 张: 17.75 印张 插页 4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5-009-2/I·1

定 价: 29.8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引子

距西方市五里地的西北角有座小山峰，叫英雄峰。其实这小山峰七十年前有峰无名，后来发生了一场血难，因为有很多人在血难中的壮举，英雄峰就在这个落荒的西部小城慢慢叫开了。那时人们也只不过是茶余饭后说说，主要说的还是那场血难和那些血难中死不悔改的男人和女人们。那些男人和女人们的尸体在小山峰上晾了七天七夜后，小城的人们憋不住了，怕小城染上瘟疫，于是就有人挑头说话，串掇大家把那些尸体就地埋了，并把那几十人的坟堆取名叫无名冢。这件事从此也就埋在了小城人的心里。后来就有人拷问这些男人和女人们的来路，提着马刀的马家军挥动着手中的马刀说，他们是一支很大的队伍，好几万人呐！那些戴红八角的家伙全部在山的那边被削了脑壳。马家军说的山那边是与昆仑山遥遥相望的祁连山的东面。后来人们又听说，其实壮烈的男人和女人们是那几万人掉队的腿子，是被马家军的梢子有意弄进了山这边，主要是想让马刀浸浸热乎乎的人血，据说最好的马刀是在沸腾的人血里泡出来的，没有见过人血的马刀不是好刀。于是这帮掉队的男人和女人们就没有走进漫长的河西走廊，却跟着马家军的梢子走进了这块水草肥美的地方，他们并不知道山那边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他们那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全都被马家军切西瓜似的削了脑壳。他们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落在阴谋中。

时间又过去二十年，小城里出去的马帮们回来说，朝代可能要换了。于是有一天，小城里一下子拥进了无数跟当年遭遇血难者戴一样徽章的人，那些人都带着家伙，吵吵嚷嚷在小城里待了三天，把小山峰上二十年前那些无人收尸的土坟堆添高了不少，并在坟堆旁立了个牌子：“西征红军烈士之墓”。后来队伍就鬼影子似的不见了，但给小城留下了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和几个带家

伙的年轻人。他们摘下那块褪了色的旧政府的牌子，换上用红墨水写的新招牌，中年人从此就混在小城的人们中间，东走走，西串串。小城里有不少精明人就拥向了那个中年人，拥向了小城里老百姓曾经躲着走的那个旧政府的大院子。不久那些带家伙的年轻人也不见了，那个办公大院里在那些精明人的鼓弄下就传出了歌声。再不久，那些歌声就在小城里唱开了。小城开始打扫卫生，开始修路，开始筑桥……再后来中年人就骑着他那匹爱放屁的枣红马，走出了小城，有时几十天不见面。不久，草原上的羊毛、驼绒就运到城里，祁连山的煤炭和石头也运进城里，小城就建起了纺羊毛和纺驼绒的厂子，不久又建起了炼钢铁的厂子。小城的日子开始好起来，小城接近了中年人，笑脸也开始围着中年人……

但不久中年人就被关了起来，后来有人说中年人犯错误了，说中年人和一个妹子有点那个。和妹子那个算什么？小城的人们并不以为然，饮食男女嘛，只要小城日子过得好就成。小城的人们开始宽容他们的领导，但中年人和他爱放屁的枣红马还是在小城消失了。再后来小城就传，说中年人死了，埋在城西北角的山上，走在桥上的人们和穿上新衣的人们就念着中年人的好处，去山上偷偷看中年人埋的地方，发现在那个大土堆不远处又多了个小土堆，小城的人们也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无名冢，比起先前的大无名冢来，它只能叫小无名冢。人死如灯灭，可小城的人们在以后的生活里发现，很多事情都是人家中年人干的。于是小城就越发怀念中年人，小山峰也就在人们的言谈中变成了今天的英雄峰，后来政府地名办就正式命名它为英雄峰。

英雄峰其实是可可西里山脉和昆仑山脉硬硬甩出的一颗精子，在小城的西北角落下了根。说它是昆仑山的种子，它又与可可西里山脉的阴部遥遥相望；说它是可可西里山脉的种子吧，它又抓住了昆仑山的尾巴。它不高，但因为远离两大山系，脚下又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山就显得有些峻秀，有些突兀，再加上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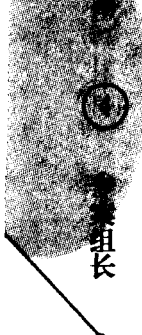
大山系合伙挤出的一泡长尿，而这泡长尿弯弯曲曲，绕山而来，穿城而过，英雄峰和小城就显得有了许多的灵气。正因为这绿秀可餐的大草原和这条永流不竭的大山尿液，还因为那个中年汉子，小城的人口才迅猛增长，到了20世纪末，小城的人口由七十年前的不足万人，发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小城由县改市，由市又改升为地区一级的市，小城的人口仍然在增加，草场和草原托着这些天天要吃的生灵喘息了，人们的眼光也就转向身后这座高高的山脉，并沿着那条几十年也流不完的甘冽之泉去寻找新的生存希望。

时间又过了四十多年，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六年的秋天，小城发生了一起惊动上下的黄金大案，案情是人们在向大山寻求新的生存希望时，在伸手向大山残酷地索要财富时发生的——四十多人被埋进了雪里。此案经媒体一炒作，上面就有了意见，必须要查。于是小城就很正规地成立一个专案组，派一名刚从部队回来的中年上校带队调查黄金大案。好在这个上校刚到地方，什么也不知道，他很尽职尽责地当起专案组长来。当他越查越深时，小城的头头脑脑们就有些想法了，便派中年上校离开专案组去外地考察企业。黄金大案的调查也就出现了另一个走向。专案组抓住了黄金公司的经理，并将黄金公司的经理送上了法庭，可是恰恰这个经理又不服判决，并举出自己无罪的证据来，小城哗然。中年上校心里憋得慌，于是就领着两个孩子来到了英雄峰，来看那些长眠于这里的英雄们，这种感觉自然是很压抑的。那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就有点纳闷，到烈士陵园来，肃穆地站在烈士墓前，又不是清明节……于是女孩就问：“爸爸，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这里埋的到底是什么人？”

中年人默默地看着女孩黑亮黑亮的眼睛：“这是烈士陵园，这里埋的当然是人民英雄啦！”

男孩就问：“叔叔，英雄为什么要加人民啊？”

“人民英雄，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勇于自我牺牲



的人。如果没有为大伙做事这一点，他也就成不了英雄了。英雄是永远活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爸爸，你说现在还有英雄吗？”

“是，叔叔，现在还有英雄吗？老师说，我们现在是无英雄崇拜的时代，对吗？”

中年人默默地看着两双渴求回答的黑眼睛，无奈地收回了目光。

中年人叫雪山，和四十年前那个中年人一样，也是两个字，不过四十年前那个中年人姓黎，配字明。我们的故事应该从他说起的，但碍于篇幅，只得把它作为了引子。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1)
一、生死命运等待审判	(1)
二、什么人要闹法庭	(4)
三、重要证人未到庭	(11)
四、黑锅谁背	(13)
五、风波骤起	(21)
第二章	(30)
一、妻子的礼物凝聚着心血	(30)
二、死刑犯人与死刑犯的专门看守	(34)
三、风骚女人玩弄金把头	(39)
四、市委书记不先保住自己也做不成事	(46)
五、地龙山庄的暴发户	(56)
六、娱乐中心的中心是女人	(59)
第三章	(63)
一、金玉良必死无疑	(63)
二、金玉良有理也投诉无门	(70)
三、四个女人算计一个检察官	(73)
四、专案组长送市委书记两瓶酒	(79)
五、找不到死刑犯的秘密关押地	(81)
第四章	(89)
一、专案组长的秘密行动被跟踪	(89)
二、窃听器安到专案组长身上	(92)

RB334 / 06

三、为了死刑犯朋友也成了冤家对头	(95)
四、市长搅了市委的黄金专案会议	(99)
第五章	(108)
一、专案组长遭遇神秘人物	(108)
二、金把头受袭击生死未卜	(113)
三、要想死里逃生就不能说真话	(118)
四、夜半中计弟弟被劫持	(123)
五、意外情况紧急磋商	(128)
第六章	(131)
一、检察官知道的内情实在太多	(131)
二、常委会如同重磅炸弹	(137)
三、老书记与小女儿万变不离其宗	(140)
四、谁在风情娱乐中心玩女人	(142)
五、金玉良说法庭上的话全是玩笑	(145)
六、越是野的越有味道	(155)
第七章	(160)
一、刀片割开喉咙是什么滋味	(160)
二、连环计专案组长又遭暗算	(163)
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74)
四、金玉良为什么突然疯了	(184)
五、专案组长惹火了岳父大人	(187)
第八章	(193)
一、专案组长掉进了女人的陷阱	(193)
二、两个女人与检察官的不明不白	(206)
三、冷小月探监遭强暴	(216)
四、官场公开较量只交谈不交心	(219)
五、专案组长有没有花花肠子	(224)
六、有了权力就有女人	(230)
七、杀手已经追杀到身边	(234)

第九章	(239)
一、没有证据能写成历史吗	(239)
二、大牌女人亲自出马探监	(243)
三、专案组长再次栽到女人手里	(247)
四、新书记不懂老书记的真实意图	(252)
五、雪地龙在冷小月身上出火气	(254)
六、富人别墅区有座神秘车库	(262)
七、只能求人保护冒险的战友	(266)
第十章	(271)
一、遭伏击专案组长坠入死亡谷	(271)
二、绑架检察官在午夜	(275)
三、老支书流落死亡谷九死一生	(282)
四、柳风影认为金玉良疯得奇怪	(286)
第十一章	(289)
一、寻找了四十年的女人	(289)
二、老书记亲自出马查找黄金开采批件	(292)
三、总算找到手表里的窃听装置	(297)
四、冷小月赤身裸体设圈套	(299)
五、老警察害怕金玉良保外就医	(306)
六、专案组长终于定出新计划	(308)
七、神秘的无碑墓冢	(313)
八、死亡谷金矿戒备森严	(316)
第十二章	(319)
一、医院里金矿里都有人在扮假	(319)
二、老同志也遭遇了女色诱惑	(324)
三、金矿让许多人丧尽天良	(331)
四、冷小月又有了专案组长的最新情报	(339)
五、看穿了假爸爸的女儿要去报告姥爷	(340)
第十三章	(343)

一、沙叶霜伏击冷小月	(343)
二、雪地龙跟踪娜珠要下死手	(347)
三、市长亲自出马给案犯办理保外就医	(352)
四、好色小男人夜闯风情娱乐中心	(354)
五、专案组长陷入生死绝境	(357)
六、偷偷摸摸的背叛者	(366)
七、为什么要尽快了结黄金专案	(371)
第十四章	(374)
一、暴发户们乱了手脚	(374)
二、穷人的苦难总是为富人伴奏	(380)
三、常委开会撤掉了专案组长	(382)
四、妈妈为什么选择了自杀	(395)
第十五章	(397)
一、老部下为老领导吃屎喝尿	(397)
二、老的不能结婚小的不能相爱	(401)
三、不选择第三条路就要死	(408)
四、冒险偷证据反而被活捉	(412)
第十六章	(414)
一、为了保护丈夫跟父亲摊牌	(414)
二、要想赢就得不得不择手段	(421)
三、新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425)
四、千呼万唤的批件终于到手	(429)
五、法官也不能不怕这种女人	(433)
第十七章	(438)
一、最温柔的变成了最凶狠的	(438)
二、爱情没有浪漫起来	(442)
三、狠打草猛惊蛇	(444)
四、这么多灾难都是一个人带来的	(450)
五、金玉良终于被保外就医	(452)

六、谁是杀害美丽的凶手·····	(452)
第十八章 ·····	(459)
一、爸爸是谁妈妈不敢说·····	(459)
二、爱晚居里对手狭路相逢·····	(464)
三、风情娱乐中心里短兵相接·····	(469)
四、即使死去也要抗争到底·····	(475)
第十九章 ·····	(477)
一、检察官被害死在死亡谷了吗·····	(477)
二、谁给好人造成的苦难·····	(479)
三、终于知道了重要证据的下落·····	(482)
四、是真疯是假疯彻底摊牌·····	(489)
五、金玉良正要彻底揭发时·····	(493)
六、亲兄妹为什么不知是亲兄妹·····	(498)
七、触犯市长尊严就得抓·····	(499)
第二十章 ·····	(501)
一、组长又一次掉进陷阱里·····	(501)
二、浴盆里进攻也会失败·····	(506)
三、那件风花雪月的事终于发生了·····	(508)
四、金玉良吞下了开采金矿的批件·····	(510)
五、专案组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512)
第二十一章 ·····	(517)
一、原来生父是因为爱情而死·····	(517)
二、掌握要害证据的人是真疯了·····	(523)
三、把偷来的证据送给了市委·····	(525)
四、绝望对绝望的报复·····	(532)
第二十二章 ·····	(534)
一、穷人穷得只剩下了人品·····	(534)
二、绝不能让亲哥哥娶了亲妹妹·····	(540)
三、书记与市长联手报案·····	(543)



组长

四、金远到底是谁的儿子	(543)
五、最后一击还没有出手	(547)
六、不敢不收下人家的十五万	(550)
七、最后的希望变成绝望	(551)
八、人生自古谁无死	(555)
红军山（代后记）	(556)

第一章

一、生死命运等待审判

1997年4月6日，惊动全国、调查了整整一年的西方市黄金大案在西方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上午9时。

西方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司徒文亭看着慢慢走向9时的时针，心中越发有点空落落的，因为他是市领导指名的法庭审判长，而且各大媒体和市里主要领导今天都来参加庭审。审判会出现什么问题？律师会提出什么问题？他心里并没有底，所以越是接近开庭，他越是感到紧张。时针已经指向8时45分，司徒文亭还是决定在开庭前召开最后一次庭审会议。几个法官急急忙忙走进他的办公室，其实这次会议多半是为了解决他心理上的恐慌而召开的。司徒文亭扫了一下腕上的表：“没来的同志就不要等了，现在离开庭不到一刻钟，各自负责的工作是不是都已经就绪？我还要强调一遍，需要回答辩护人提问的，一定要少说，甚至不说。这个案子不同寻常，是上面要结果的案子，几级领导都有批示，一定要从重从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很多媒体

也都来参加今天的庭审，消息很快就会向社会公布，因此我认为言多有失，最好不说。你们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现在还有点时间，一旦开庭了，就没有交换看法的机会了。”

“宣判后，金玉良可能不服，一旦他大喊大叫怎么办？”审判员提出了自己最担心的问题。

“金玉良不服倒好办，他可以上诉。如果大喊大叫也好办，让法警迅速将他押解下去。我担心的是法庭之外，是死难金农和金把头那帮人……”助理审判员提出的这个问题司徒文亭没有想到。

司徒文亭的目光慢慢从助理审判员的脸上剥离开，轻轻地闭上了眼睛，这倒是个新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这可能是他小小法庭管不了的。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司徒文亭慢慢站起身：“这些事让法警们处理，我们准备出庭吧。”

办公室秘书习欣急急走了进来：“院长，您的电话，我让他打到您的办公室里来了。”

司徒文亭看了眼腕上的表，随手抓起响铃的话筒：“哪一位？我是司徒文亭，请讲。”

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文亭啊，准备好了吗？”

“噢，爸爸，您在哪？”

电话是司徒竞湖打来的，他是现任西方市市长，也是负责黄金大案调查处理的直接领导。

“我现在还在市委，我们正准备出发。我可告诉你，这是一个上面要结果的案子，今天的审判不要出了什么纰漏。还有，你不要给我搬那些法条死理，就按刑法 185 条和 187 条定罪，判金玉良死刑，否则不好向上交待，这是政治！”

“爸，现在是依法治国的年代，修订后的刑法也即将颁布，我的意思，您不要干涉的太多。”

“干涉的太多？你不要犯糊涂，按我说的办！”对方已经挂了话筒，不再给司徒文亭任何辩解的机会。

“院长，警卫中队报告，说门外来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行迹可疑，有点想冲法庭的样子。”

司徒文亭扣下话筒挥挥手：“知道了。”电话铃再度响起，司徒文亭回转身拿起话筒。

“司徒院长，你听好喽！金玉良怎么判，那不关我的事。金矿整顿的事，你把嘴给我夹紧喽，不然我们会割了你的小鸡鸡的！”

“你……你是谁？”

“我是你大爷！我的人现在就在你法庭的大门口，他们会支起耳朵听你小子怎么木桩似的在法庭上装模作样的。”

“你……”

话筒里留下一阵阴冷的笑声，话机同时啪的一声扣上了。

法庭内已经座无虚席。作为专案组副组长的朱支峰走上公诉人席位的刹那间，心中掠过一丝淡淡的苦涩。尤其是当他看到旁听席上的母亲和儿子那快乐的脸时，心中的苦涩就越发的重了。他今年已过不惑之年，因为母亲，因为儿子，他比雪山早转业几年，并通过这位老战友的岳丈大人，顺利地进入西方市检察院，当上了一名检察官。黄金专案组成立，院领导又把他抽出来搞专案，而且是给雪山当副手。可是……事情就怕出在这可是上。朱支峰的目光不自觉地投在辩护人席位上的林文姝，他喜欢林文姝今天的这身装束，这种职业女装只有穿在林文姝身上才会这么沉稳和庄重，作为一名职业律师，这种庄重在一定场合是非常必要的。林文姝此时正在看台下金玉良的妻子柳风影，她是为那个女人的妩媚而忌妒，还是为那个女人的性感而不安呢？在朱支峰的眼里，柳风影身上的每一个点都勃发出强烈的性意识，她的目光无时不在散发着令男人们心动的气息。一个40岁的女人，怎么还具有如此的风韵，这么性感？她怎么就能和金玉良结婚？这是朱支峰接手黄金大案以来一直感到困惑的。朱支峰的思绪被司徒文亭投过来的目光收回到公诉人席位上，他知道此时文亭看他的

目的是在征询他能否宣布开庭。这个家伙，靠老爹当市长的外部条件稳稳坐上了西方市法院的第一把交椅，现在已经是个副厅级的官了，三个战友里数他朱支峰混得最惨。不过，今天要是雪山担任金玉良一案的公诉人，他不知道法庭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审判长和公诉人是战友，辩护人又和雪山是夫妻，这场庭审可怎么进行？不过，好在雪山不在，就是在他也不可能出庭的。正因为这样，市委才同意让林文姝出庭担任金玉良的第一辩护人。

此时司徒文亨的目光已经投在了旁听席位上，台下的嘈杂声在他沉稳的目光中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现在开庭。带被告人金玉良上庭！”

几个早已等候在过道后面的法警押着金玉良走到前台。法庭内立刻议论声四起，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金玉良的身上。这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中年人，稍有些驼背，被理光的脑袋已长出花白的短发。几个月的牢狱生活加上他天生的懦弱，使他显得有些沮丧，也有些苍老。金玉良低着头在两个荷枪实弹的法警押送下走上被告人席。旁听席上的人们还在乱哄哄地议论着，指着着。司徒文亨轻轻举起双手，做了个安静的示意，整个法庭在他的手势下渐渐安静下来。

二、什么人要闹法庭

西方市委院内，几辆奥迪小车早已等候在大楼门前，市里的几位常委和副市长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即将离任的老书记林为驹和新书记吴伟，还有司徒竞潮市长。

三人终于走出市委办公大楼，林为驹颇为依恋地看一眼大家，然后瞥了身后的吴伟一眼：“小吴啊！我是看着这座城市长大的，现在真要离开它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哟！”

“这倒是实话，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总是有许多割舍不掉的東西，好歹您是到省里工作，以后西方市的事还仰